

## 《金匱要略》叙症方法议

天津中医学院伤寒教研室 周尔文

《金匱要略》是一部研究和治疗杂病的最早专科著作，其所论病证的病因、病机、证候、脉象和辨证论治诸方面都作了较详细的论述，而症状是其中最生动、最基本的内容，也是认识仲景辨证论治体系的基础，从理论上正确理解，深刻认识仲景所述的症候组合，是研究仲景学说的内容之一。故本文对《金匱》之叙症方法略加整理，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 1 命证以类症

《金匱》所论四十多种疾病，论病时多将属此病的症状从不同的角度分门别类归纳为证并以名称之，考其分类特点约有如下几种：

1) 邪留部位：如《痰饮咳嗽篇》据饮停部位分为痰饮、悬饮、溢饮、支饮四饮。《水气病篇》则因水在皮中而称皮水，以此做为原则而命名的证候中，其症状紧紧围绕邪留部位所出现的症状及相关脉症描述。如“饮后水流在胁下，咳唾引痛，谓之悬饮。皮水：其脉亦浮外证臃肿，按之没指，不恶风，其腹如鼓不渴……”等。其特点是症状、证名的选择彼此相应，保持完整的一致性，病位的提示同时也展现了痰病的某些特征，如痰、悬、溢、支等均有特定的意义。把抽象概念符以具体形象化，使后学者便于掌握，因而有助于辨识症状，明确病位。

2) 病因：如《水气病篇》之风水：是因风邪袭表，皮毛受邪，肺气不宣，通调失职。其所列之症状，为一派风邪致病之象：“脉自浮，外证骨节痛疼，恶风。”

为了避免上述两种方法有强调局部忽视整体的弊端，仲景将一证中尚可见的其他不同症状候，列举于后，如对风水、皮水的处理即是如此。

3) 病机：如《水气病篇》中的“五脏水、气分、血分、正水等。此种分类下的症状组合，多能与病机切合，体现定位、定性的作用，如气分之症为：“寸口脉迟而涩，迟则为寒……营卫不利则腹

气，肠鸣相逐，气转膀胱，营卫俱劳，阳气不通即身冷，阴气不通即骨疼，……阴阳相得，其气乃行，大气一转，其气乃散。实则失气，虚则遗弱，名曰气分。”其所见之症皆由阴阳相失、气机不续所致。而五脏水的症候组合是承《内经》脏腑分症之法来反应病机的一个侧面的单一层次的症候。但若遵循脏腑相关的整体观点，临症时，依据各脏水的症状特征结合主症，必有助于确定症状的归属脏腑，找出症状之间病机的联系，使得施治有据。

4) 病程及致病特征：如《水气篇》之石水，《黄疸篇》之萎黄、黑疸，《痰饮病篇》之伏饮、留饮等。这些证型由于病程较长或邪聚较深，故其症候多具有特征性。如黑疸“酒疸下之久久为黑疸，目青面黑，心中如噉蒜齏状，大便正黑，皮肤爪之不仁，其脉浮弱，虽黑微黄故知之。”

此外，还应注意仲景叙症之中常有省文的现象，如风水、瘕病命名时，均将其中的主症略去，意在突出辨证。

### 2 论脉以明症

《金匱》以内伤杂病为讨论对象，较《伤寒论》更为注意脉象。对脉学的记载在经文中占比例很大。仅其诊脉之法就有寸口三部诊法、趺阳诊法、少阳诊法等。《金匱》论脉非就脉而论，主要目的是借脉来说明病机。尤其是仲景对某些病的症候记叙从简，而脉象描述则甚明，以便从脉象反映的病机来推断症状。如《水气病篇》对正水、石水的处理：“正水其脉沉迟，外证自喘。”“石水其脉自沉，外证腹满不喘。”正水病由肾阳不足，水气停蓄，故脉象沉迟，症除了水气随经脉上冲于肺的喘之外，还可见水肿下半身为重，腰膝酸软无力痛疼，畏寒肢冷，小便不利或大便泄泻等肾阳虚的症候。（石水症析略）。以脉象推测予后，亦是仲景论脉的内容之一。如“脉得诸沉，当责有水，身体肿重，水病脉出者死。”“少阴脉紧而沉，紧则为痛，沉则为水，小便即难。”因此细究《金匱》

之脉象不仅可探索病机，而且对于推断某证的主症或兼症及判断予后，都是必不可少的。

3 立方以测症

《金匱》中有关证治的条文有详有略，有的仅举一症，便出方药。如《黄疸篇》“黄疸病，茵陈五苓散主之。”由于方必依法，法必据理，因而我们可从法从理，推测出临床应具之脉症。

如同病异治——同一主症并举两方在《金匱》中是不乏其见的，说明所涉及的一个或一组主症性质有别或相反，故其各自兼症自然不同，如《痰饮病篇》“短气有微饮，当从小便去之，苓桂术甘汤主之，肾气丸亦主之。”围绕水停心下，短气之症，苓桂术甘汤证是因中阳不运，而水停为饮，其本在脾，故当见心下逆满，起则头眩，口淡不渴，脉沉紧等症。肾气丸所主是下焦阳虚不能化水，水泛心下，必在畏寒足冷，小腹拘急等症。（其他例证略）。这种笔法即是省文，又充分体现了同一主症，因其与兼症构成不同的结构，其病机本质不同的辨证思想。

4 叙症以明度

仲景于《金匱》之中对某些病证的症状描述不仅立主症、主脉以示其常，而且从不同的角度，详载一证可见的不同症状以明其变。纵然疾病症候错综变化，应变之法，万变不离其宗。正所谓辨证施治的典范。

1) 症状之变：如风水一证，身肿汗出，恶风，脉浮为脉证之常，风水尚可出现以下多种症状，“寸口脉沉滑者，中有水气，面目肿大，有热，名曰风水……。”（详见附表）仲景对风水证从不同角度细致入微的描述，其实质无非都是围绕风邪袭表，肺气不宣，通调失职这一病机，根据素体所异，宿疾不同，感邪轻重等因素而致病情的变化多端。因此，所谓“常”与“变”是相对而言，

只有这种“变”的存在，才能使风水的症候结构严谨完善。临症方可知常达变。

2) 病程、治疗之变：全面参考病程的长短、治疗之正误等各种因素遣方用药，加减为度是知常达变中不可忽略的因素。如《痰饮病篇》“膈间支饮，其人喘满，心下痞坚，面色黧黑，其脉沉紧，得之数日医吐下之不愈，木防己汤主之。”此条从症状上看是一派支饮实证，若结合病程及吐下所治就不难看出这是虚实错杂的支饮重证。

除上述一证多议的直接表达外，在其他篇章，仲景还运用了夹叙、借宾定主等笔法对脉证进行比较鉴别，以昭其“变”。其中有以虚实互勘者，如《腹满寒疝宿食篇》中对腹满按之痛与不痛的对照。又有由此及彼者，如《水气病篇》在论述正水与风水不同脉象和治法时，插入“无水虚胀者为气”一句，在于说明虽同见肿胀却有“水”与“气”的本质区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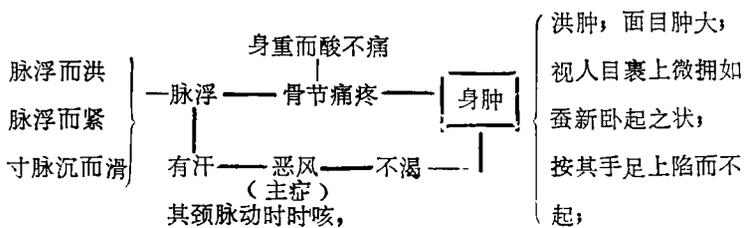
3) 例举病案：属于复杂多变的症候，仲景还以病案形式记叙，如《水气病篇》中通过一病案讨论了水气病的形成、误治情况，提示了水病经久不愈的一种转归。

5 研讨叙症方法的意义

综上所述，《金匱》对疾病症状的记载与认识是全面而细致的，但其记叙方法是立足于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手法，粗看纷纭多变，莫衷一是，细究则错落有致，主次得体。因而本课题的研究对于学习运用仲景学术思想具有：

1) 掌握严谨的症状结构：

了解叙症方法后，可将一证散在于本篇的症状予以综合分析，进而对其症形成总体认识，形成严谨的症状结构概念。对于获得一个确切的病机，掌握病机变化，辨识疾病，辨别症状，无不裨益，下面试对风水的症状结构进行整理。



(下转第8页)

肌肤淫水法滴，分泌物臭秽，口中臭气难闻，湿热疫毒蕴肝，肝臭难闻等，都属于秽浊。湿为阴邪，重浊难解，秽浊之毒所致疾病缠绵难愈。

#### 4) 从化性

毒的从化性是指毒具有以体质学说为根据发生变化的性质。匡调元说：“体质是人群中的个体在其生长发育过程中形成的代谢机能与结构上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往往决定着他对某种致病因素的易感性及其所产生的病变类型的倾向性。”毒之为病所产生的病变类型与体质密切相关，体质盛实者，其病多实证、热证、阳证；体质虚弱者，多虚证、寒证、阴证。至于毒在体内的转化，取决于体质。如冬伤于寒，寒毒藏于肌肤，至春发为温病者，其体质多为阴虚者，若阳体虚质大概就不是这种转归了。章虚谷云：“外邪伤人必随人身之气而变……故人身阳气旺，即随火化而归阳明，阳气虚，即随湿化而归太阴也。”说明了湿热之邪在体内是化火成毒，还是随湿而化的决定因素是阳气的盛衰。

中医虽有“六淫皆可化火”、“五志过极皆可化火”之说，然而化火与否要有一定的条件，是阴火（现象热本质寒）还是阳火（现象热本质亦热）要作具体分析。所谓条件就是体质因素、机能状态。从临床看，病毒性肝炎既有湿热瘀毒型，又有肝寒性，病毒性心肌炎，不仅有热毒型还有心阳虚型。外科疮疡亦是如此，有红肿热痛的阳疮，也有肿形软漫，不易酿脓，腐溃后白色灰暗难生的阴

疮。至于癌症更是如此，在同样的环境气候条件下，有人因致毒癌，有人则不患，这决定于体内是否阴阳失调、气血逆乱，有无致癌基因。说明毒是致病之因，而体质、身体的机能状态却是决定发病与否的根本。同时也说明邪毒伤人，由于体质不同，可以产生不同的病理转归。毒不尽属火热，而有寒热虚实阴阳之分。

现代研究表明，毒的内含有细菌、病毒、自由基。清热解毒法是通过调整机体内环境的平衡，调整中枢、肾上腺皮质系统而实现其作用的。结合上述对毒的特点的分析，提示我们临床使用解毒法应从矛盾两方面考虑，一是着眼于“毒”，解毒和排毒密切配合。解毒要注意去其依附，使毒分解，排毒要针对毒的不同部位，就近引导，给毒以出路、或宣透解毒、或化瘀解毒、或通下解毒、或疏利解毒、或芳化逐秽解毒，等等。不可以清热解毒一法取代诸法。二是要注重调整自身的抗毒能力。结合体质，调节阴阳，修复体内阴阳偏差，扶助正气，或升阳，或益气，或养阴，而解毒则一以贯之，使解毒法呈现更广阔的治疗作用。

#### 参考文献

- 1 黄星垣等。中医杂志。1991(1)。
- 2 匡调元。成都中医学院学报。1978(2)。
- 3 陈建萍。成都中医学院学报。1992,19(2)。
- 4 刘更生。山东中医学院学报。1989,13(1)。
- 5 邱美和。中医杂志。1992,33(7)。

（上接第6页）

#### 2) 知常达变以应万变：

（变是指有别于主症的，变化的，复杂的症状结构）

通过叙症方法的讨论可知仲景对疾病的论述，即言其常，亦言其变。这种在常与变的基础上形成的症状结构用于指导临床，方可成为具有广泛指导意义的准则。因此掌握严谨的症状结构必须明

“变”，明才能应万变，症状的错综复杂性正是体现在“变”之中。况且，仲景论变，即有误变之例，又有应变之策，足资后学效法。

总之，了解《金匱》之叙症方法将有助于我们贯通经义，披会经旨，深入探寻其奥秘所在，为仲景之学术付诸实践奠定根基。